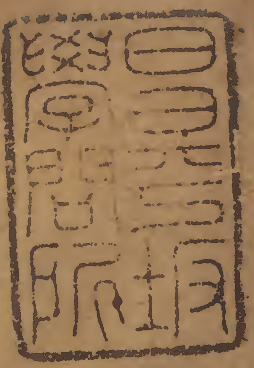


楚辭新註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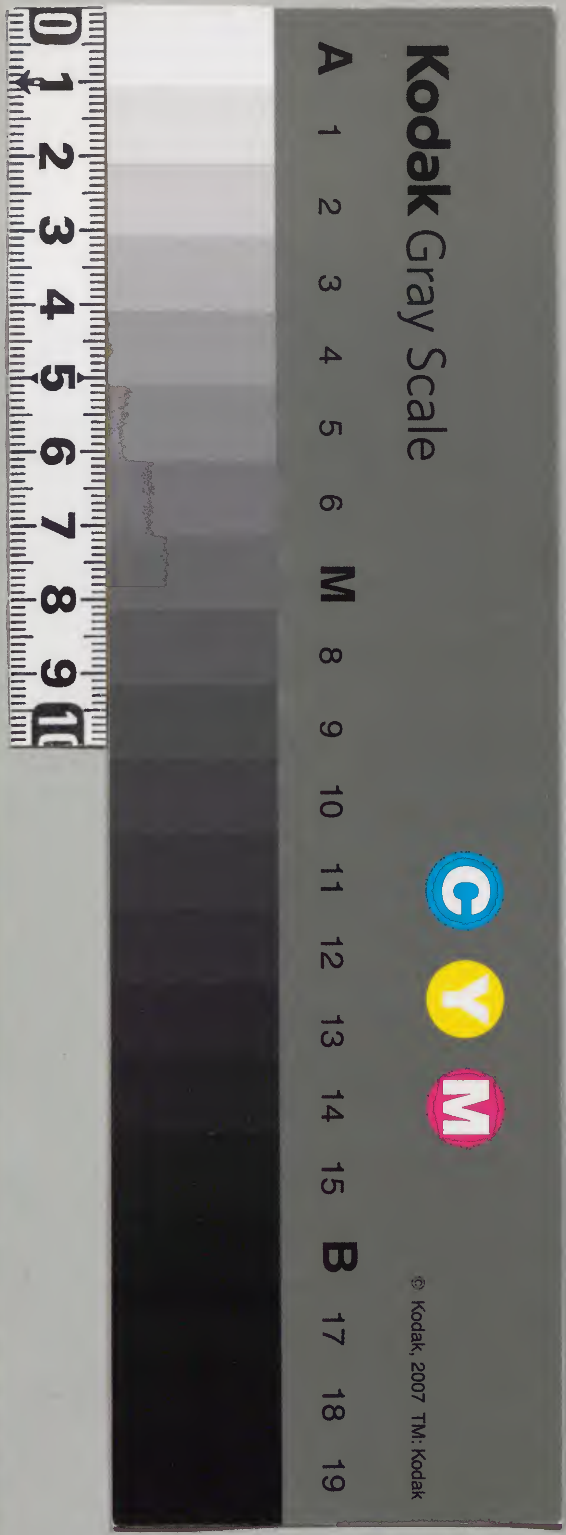
乾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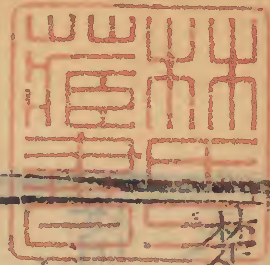
1589	一	一	漢書門
二	二	二	類
函	函	函	類
架	架	架	類
冊	冊	冊	類

三	一	漢
函	二	書
一	二	類
架	架	類
冊	冊	類

番號	漢	11076
冊數	2	(2)
函號	312	110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楚辭卷四

九章

章明也書洪範俊民用章又表也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注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三閭忠而被謗國無知者離騷經之作以自表明其志懷遷襄放遠志彭咸又作九章以

蒲城

屈復

梅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同邑 受業路光先校

汝州

宋姪

敬賢編

淺草文庫

楚辭

卷四 九章

自表明也故首章曰重著以自明末章曰竊賦
詩之所明苦心真切如此而鄙夫迂儒猶有過
論余觀其次序懷沙為絕筆乃以悲回風為結
或編集人意在此耶夫文之顯著者尚多謬說
又安論微妙者乎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
外得意忘言九泉知己後世猶難况當時哉况
其人哉况其文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
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十聲山川

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惜者痛也誦言致極愍憂憤懣抒挹而出之也所
者誓詞猶所謂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
類也蒼天之色正平所我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
敢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已之罪而降之罰也五
帝五方之帝以五色為號者太一之佐折中謂事
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也若史記所謂
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神尚書禮於六宗一曰
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六宗有數說蘇子由云
捨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嚮對也服服
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使山川名山大
川之神御侍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聽直聽其
說之曲直欲上天使此眾神明其是非也痛言以
極其憂思發憤以挹其衷情總起通篇追述往日
進君之言如有非忠則歷指蒼天鬼神以平正而
聽曲直也

右一節質之天地鬼神言外見國無人莫我知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肫忘儼媚以背眾兮
 待明君其知之由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
 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贅肫肉外之餘肉莊子附贅懸肫是也儼輕利媚
 柔佞背違也所履為迹志願為情顏色為貌變易
 相視證驗也言盡忠以事君反為不盡忠者所擯
 棄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忘儼媚之態以與
 眾違其所持者獨待明君之知耳人臣之言行既
 可蹤跡內情外貌又難變匿人君日以親接驗之
 不遠宜其能相臣也左傳曰知子
 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
 右二節知臣莫若君往日之忠今猶可驗也

先君而後身兮羗眾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
 他兮又眾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羗不可保也
 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眞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百萬曰兆讎謂怨之
 當報者不豫言果決不可保謂必為眾人所害疾
 猶力也言眾入皆營私為家已獨先君後已其義
 相反故為所仇專心竭忠不與眾兆同趨故為所
 讎一心果決全無猶豫力於親
 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

右三節背眾專君有招禍之道言見疏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
 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

不羣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是謗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石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怵怵。

顛越，頹墜。哈，笑。紛，亂貌。尤，過。謗，詞。釋，解。沈，沒。抑，按。白，明。辨，鬱邑。愁，貌。侘傺，失志貌。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詒，遺。騷，經曰：解佩纕以結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為也。號，大呼。申，重。悶，煩。瞀，亂也。怵，憂貌。言我思君之諸臣，莫有忠於我者，故忘己之賤貧，但知盡心事君，不懷貳求。寵是以視眾人之懷，二求寵者，心若迷惑，不知其

所從入之門，而無罪見疏，本非所望，但以行不羣而至此，遂為眾所笑耳。尤謗不可釋，沈抑不達，蔽而莫白，中情莫察，煩言難遺，陳志無路，故進退惟有憂愁而已。右四節言既疏之後，尚欲盡忠，因念忠而遇罰，眾之所哈，此情沈抑，自陳無路，進退維谷，惟有憂悶而已。以上四節為一段，呼天明已之忠而得禍，遂至進退維谷也。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

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整
 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爲此援也

杭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厲神殤鬼左傳晉侯
 夢大厲祭法有秦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
 輔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不可恃者明暗不同也此
 句亦可詞故有曰字衆口鑠金者衆口讒毀即堅
 金亦可銷鑠殆危整者凡醢誓所和細切爲整階
 梯伴侶極至援引也言昔余曾夢登天而無船者
 其占爲但有志勞極而無補助終至危獨離異
 我初以君爲可恃故被衆毀而遭離危殆果如始
 者占夢之言然歌羹傷熱而吹冷整懲而變志人
 情之常我今尚欲釋階登天則是不以賈禍自懲

而猶有前日忠直之態衆人見已所爲皆驚駭違
 遽以離心則不與已爲侶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
 志不同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
 一路誰可與相援引而俱進者乎
 右五節言得罪見疏已有夢兆在先知得禍此
 心難已故到底不變非是驚衆違俗徼倖萬一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豫兮
 鮌功用而不就料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
 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申生事見左傳禮記鮌事見騷經天問靈不豫見
 上忽者易而略之意人九折臂更歷苦藥乃成
 良醫言孝子離讒矯直無功自古如此吾嘗聞作
 忠造怨忽而不察以爲過言者自信忠誠可以感

格今日親身離殃乃知為誠然也左傳曰三折肱為良醫亦此意也

右六節言作忠造怨自古皆然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罾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假。
欲儻侗以干祿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由。
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脾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矰繳射鳥短矢弋繳射機張機以待發罾羅掩鳥網辟開也與罾同或云謂弩背也儻侗不進貌干際謂求住也重增益離遭集鳥飛而下止謂遠遁也橫奔失路妄行違道膺脾半分禮傳曰夫妻相合也言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張布開罾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懼惟欲側身以避之而

尤恐無其處欲儻侗求住恐增禍遭尤欲高飛遠去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乎欲妄行違道則吾志已堅而不忍為三者皆不可為如背背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為痛楚有不可言者矣

右七節實發進退維谷其痛有難言者
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

擣春矯猶揉繫精細米播種滋蔣糗糗乾飯屑也以蘭蕙申椒為糧目前如此又願春日種離蔣菊以為永久之糗芳言不變其素守也本是願春日播江離與滋菊兮以為糗芳此參錯法也

右八節實發不變此志猶有曩之態也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擣茲媚以私處兮，

願曾思而遠身

質猶交質之質，橋舉媚愛，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曾重也。曾思所以慮害遠身，所以避害。

右九節，恐情質不信，曾思遠害，有不能者，故重著此篇，以自表明。應起二句倒敘法。以上五節為二段，言已之得禍有夢在先，明知如此，雖進退維谷，而此志不變也。

右惜誦

此篇即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今忍而不能

舍也之意，其寫作忠造怨，遭讒畏罪，更曲盡情

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乘通篇只兩段，首兩句總起，末四句總結。

余幼好此奇服，今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

兮，吾方高駢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

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

月兮齊光

同壽同光

奇服，奇偉之服，以喻高潔之行。下冠劍，長鋏，劍把，或曰刀身劍鋒也。長鋏見史記。切

楚辭

卷九章

七

之名在背日被明月珠名以其夜光有
以為名璐美玉名虬螭龍屬言乘靈
寶所登崑崙皆見所至之高食玉
英所養之潔比壽齊光能不朽也

右一段言已之志行芳潔高遠世莫余知

帝登崑崙則能不朽正與下獨處山中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將濟乎江湘

南夷謂楚國也一句結上一句起下

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

余車兮方林公棗舫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

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澁浦余儻何兮

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狄之所居山

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

霏霏其承宇汰滯通韻

鄂渚地名今鄂州欵歎也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為欵史漢亞父曰唉及唐人欵乃皆此字結錄遷在仲春而猶有秋冬之餘風記時也邸至也一低者說見招魂軒輊既低下方林地名於船謂吳國榜擢也蓋效吳人所為之擢如云越籍蜀謂吳國榜擢也蓋效吳人所為之擢如云越籍蜀艇也汰水波船不進而凝滯留落之意亦戀故都也枉渚辰陽皆地名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澁浦亦地名霰雨凍如珠將為雪者宇室簷仲春山深猶有

積雪也。當秋冬緒風涉江而去，鄂渚反顧，未濟時不忍便濟。沅水擊汰，容與凝滯，方濟時猶不忍竟濟。乃朝發枉渚，夕宿辰陽，既濟之後，自信端直，放非其罪，僻遠何傷，及由浦激入林入山，前與重華遊者，今與援狄居矣。前與天地比壽，日月齊光者，今幽晦雨雪，不知有天地日月矣。此見放之地也。右二段敘見放之時，搖落如此，所經之地鄙遠如此，乃至江南見放之地荒涼如此，正與首段相反。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將重昏而終身

接輿楚狂，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即莊子所謂子桑戶羸行，謂赤體而行，或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裸行之證。」以亦用也。伍子，吳相伍員，子胥，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江。事見左傳史記。比干，事見騷經。天問，四人總說二句，下用忠不必用，一句承之。人所知也。此却將四人分寫兩頭中間，二句分應之。忠不必用，應下兩人，賢不必以，應上兩人。董，正也。不豫，見惜誦。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見光也。

右三段幼好奇服，窮不變心，前世皆然，終身守正，暢發雖鄙遠何傷之意。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上聲
 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
 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露暴申重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臭惡御
 用薄附也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遠去鸞鳳
 日遠重華已去身見放也燕雀巢堂仁賢遠去讒
 佞見親也辛夷暴而重積之枯於林間身獨處山
 中也污賤並進芳潔不容也君子小人升沈創置
 前世皆然也遭時如此懷忠失志惟當遠去也
 第四段、總結上文、一一照映、

右涉江

涉湘江而南也、湘江在長沙、過岳州、洞庭而東

行、又上沅水、發枉渚、宿辰陽、入溱浦、皆在辰州、
 則至江南之野、天地齊壽、日月齊光、初放時志
 氣不衰、及經歷荒涼、一無改悔、而歎陰陽易位、
 忽乎將行、蓋既至放地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
 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鼉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
 荒忽其焉極、楫參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
 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

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翺翺之焉薄，心絪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

不純命，即天命靡常之意。為下文夏邱二句本根。震動愆過，仲春二月，被放時，人民離散，三閭亦在行中，閱其流離，因以自傷。仲春東遷，追記其時也。遵循江，大江夏水名，軫痛甲日，龍且也。自言其以甲日龍且而行，追記其日也。郢都，在漢南郡江陵縣，閭里門，登揚同舉，容與徘徊，言鼓棹者亦不欲去，知已之戀戀於君，不得再見也。楸梓，長楸，所謂及國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淫淫，流貌。

夏首夏水口浮，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楚都南關二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太息回望，郢亦不得再見也。嬋媛，兩見前篇，眇，猶遠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凌，乘也。陽侯，陽國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汜濫，波貌。薄，止，絪，懸也。蹇產，詰曲貌。波浪連天，憂思方深，來東上用逍遙二字，甚難解，猶俗言漫無一事，好端端而來此也。言仲春東遷，甲朝起行，觀此人民離散，因歎天命靡常，知郢都之必亡，今日一去，君難再見，回望長楸龍門，嬋媛傷懷，順風從流，洋洋為客，汜濫焉薄，心思不釋，將運舟而赴洞庭，自楚受封之初，終古所居，一旦長別，安得不哀。右一段，追敘去郢之時，日水路之經歷，以之放所也。

羗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
 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岑當陵陽之馬至今、森
 南渡之馬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時未過夏浦、故背之而回首西鄉、以思郢都也、水中高者曰墳、詩汝墳是也、望望郢都、平樂地寬博、而人富饒、介間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陵陽楚地、卞和封陵陽侯、馬至何能及也、言卞和之寃得白、已之寃莫白也、森、混漾無涯、於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丘、荒墟孰誰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蕪穢言靈魂欲歸須臾不忘、夏浦、西思故都日遠、遠望舒憂、而州土遺風、愈增悲哀、忽憶凌陽之寃、得白而我、今森森南渡、馬能及彼、君王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為丘墟、孰謂兩東門亦可蕪、歷耶哀州土二句下、即當接曾不知二句、却以當陵陽二句、下開氣方深遠、意方深厚、

右二段、九年中未嘗須臾忘返、即未嘗須臾不哀、

夏屋東門將為姑蘇麋鹿之續、誠可哀矣、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
 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觸外承歡之灼灼兮、
 甚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彼
 堯舜之抗行兮、眼瞭杳杳其薄天、眾讒人之嫉妬兮、被
 以不慈之偽名、憎愠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抗慨、眾
 踳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怡樂長久者，暗寫九年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汨約好貌，謹誠，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鄣壅，心久不怡，憂愁相接者，郢路遼遠，江夏難涉也。至今九年不復，鬱鬱含感，去國之日，忽若不信其如此之久而今竟如此之久也。彼小入外為諛說，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為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堯舜之行，高過於天，尚有不慈之名，而況其下者乎？君子之愷倫，若可鄙者，小人之怙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讒佞之人，日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愈甚而無已也。去不計令，至今其平而不

右三段言讒人之毒，即堯舜不免，而况已乎？君子日遠日疏，小人日近日親，永無還期矣。全為下文還鄉首邱地，忘在言外。又法也。明未嘗不

亂曰：曼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今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遠意。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邱，謂以首枕邱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忘，謂忘其故都也。

右四段言信非吾罪而棄逐，乃今逍遙而來東之註脚一返無時，狐鳥不如，然無罪放逐，有可還之理，故日夜不忘也。其詞似和其心愈哀矣。

右哀郢

九年不復追敘初放時日及既到之後無限悲
痛而結以無罪棄逐皆為夏邱門蕪耳故不曰
思郢而曰哀郢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
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憂憂願遙赴而橫奔兮覽

興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久
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四極浮浮四方
飄搖也為怒字作引數計惟思憂愁尤過鎮止矯
舉也憂思不釋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四極飄搖計
而思之君多妄怒使我心傷我本欲從所居遙奔

君所陳此固結之微情覽民
之離尤遂自止也倒敘法

右一段思君不寐秋風增感又思遙奔陳情不可
而止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羗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平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戶與
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
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
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
以我為患^昆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

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

成言已成之約言淮南子曰薄於淵虞是謂黃昏喻晚節也畔田中路回畔喻君與已始親而後疏子曰今日宴間察明但悲慘憺憺安靜意歷猶列也詳詐耿明貌庸用三五謂三皇五帝像肖其形象也儀式極盡至到虧缺也言君與已先親後疎者虛僑之氣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為我作怒也我欲承君之間暇以自明而不敢又不能自已故夷猶欲進而心復悲慘遂靜默而不敢言懇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疾之蓋惡其傷已也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至今豈庸遂亡耶然吾非獨樂為此蹇蹇而不樂為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諫得已而為此耳以三五之至德望君彭咸之死諫

自期視彼像儀而必欲求

右二段追思昔陳詞造怒之故望君三五自儀彭

咸惓惓無已之心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

不實而有獲

右三段總結上文見思之無益也朱元晦云明白

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

詞賦讀之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僑吾以其

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侘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思、意、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僑、矜、無、正、無、與、平、其、是、非、敖、倨、視、也。

右四段出題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牂獨處此異域。既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自、喻、南、郢、漢、北、漢、水、之、北、遷、之、於、此、非、所、生、之、地、故、曰、異、域、北、山、漢、北、之、山、望、之、流、涕、悲、久、居、於、此、也、身、在、漢、北、心、思、南、郢、既、無、良、媒、日、遠、日、忘、又、不、能、自、白、故、望、山、臨、水、每、思、之、而、流、涕、太、息、也。

右五段以鳥自喻，身處漢北，心懷郢南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魂、不、識

路以月星而知然欲去而又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其如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我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間暇而不變所守乎

右六段一夕九逝南指月星思之如此而人心不同終無媒而不能歸也

漢北與上庸接壤漢水出蟠冢山在漢中府寧羗

縣上庸即今石泉縣按史記止言三閭疏絀不復

在位其作離騷有放流而無漢北字今讀此篇始

知懷王初遷三閭於漢北也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澗得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

石歲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薦兮低徊夷猶宿

北姑兮煩冤瞽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

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

遂斯言誰告兮垢

賴水淺處湍急流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沂洞順流而下曰沂游潭深又與潯同狂顧憂懼而驚視自江入湖自湖入江皆沂流而南行也軫方石其顛如方石不可轉也超回前出也低徊欲行又止隱進不覺前行而前行也北姑地名瞽容瞽亂之意見於容貌實沛徂誠欲沛然如水之流也靈靈魂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聊以自遣耳思不可釋也言沂游江潭南行自娛者遠望當歸也超回隱進者欲止而不能止也宿北姑者不能再隱進也又無行媒者返無期也斯言誰告者思無已時

鳳在笄兮，鷄驚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
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

刊圓削器，度法易變，初始本根，抵也。書大禹謨，惠
迪吉，註言順道則吉也。鄙，厭薄。章，典章。畫，卦畫。志
記，與誌同。積，記其事也。墨，書墨。典，章如畫。志，記如
墨，甚分明也。圖，計。晟，明。垂，堯時。巧，工。斲，斲，不斲，其
巧未用也。察，知。揆，度。玄，墨。幽，暗也。有眸子而無見
曰矇，無眸子曰瞶。墨文更處暗地，有眸子猶不能
明見，况矇瞶離婁，黃帝時人，明日能見百步之外，
秋毫之末，矇小視，言小視而見秋毫之微也。瞽，即
矇。菽，籠落，糅雜也。方圓之常度未廢，變易根抵之
道，君子厭薄，况章志分，因淺之前圖，豈能更改，然
忠厚正直，藏之於內，必大人乃能明見，如工垂不
斲，其巧未用，孰察其揆，正乎？若玄幽之難見，視微
之精妙，又何怪矇瞽之不知乎？至黑白上下，鳳鷄
聖凡，玉石貴賤，皆最易知者，且不能知，余之所藏。

言黨人鄙固
者所知乎

右二段言已之守道不變，忠正在內，人不能知，玄
文微睇，在外者亦不能知，黑白以下，最易知者，且
不能知，則余之深藏，宜黨人之不知也。黨人二句，
收上起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
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彩，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
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還兮，孰知余

之從容

重大、盛多、陷沒、滯沉、濟度也。車任載重，多陷滯泥，薄而不得濟。瑾瑜美玉，在衣為懷，在手為握，不知所示，無可示者也。怪怒也，異也。俊傑皆才過人者，非疑皆毀謗庸廝賤之人。態度、疏通、文質，得中、疏通於內也。異彩、殊異之文彩，材木中用者，朴未斷之質，委積多有也。重、累、襲、亦重、謹慎、厚、不薄、又重也。豐富、選逢、從容、舉動、自得也。言車重則陷滯，玉美則無可示，羣犬則吠所怪，人之俊傑則為廝賤所毀謗，世俗如此，故疏內之異彩，多有之。材朴、衆莫余知，而仁義、謹厚、重華、不逢、世之廝庸，又孰知余之舉動乎。

右三段、細發莫余知之故，言世俗如此之惡，自諒所藏實非黨人所知，重言而深痛之也。

古固有不並今，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懲創違過，忿恨怒抑，按慙憂像法也。自古至今，聖君賢臣，生不並時，不知何故，是以湯禹既遠，慕亦無益。惟有懲改往日之過，忿自抑其心，強於為善，不以憂患改節，欲其志之為後世法也。

右四段、湯禹久遠，前不見古人也。願志有像，後不見來者也。痛古傷今，皆屬無益。惟一死而已，言外有我不見古人而慕古人，後人不見我而慕我，猶我之慕古人也。

故、進路北次兮、日詠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

次止舍限界大故死也言北次汨水日色已暮舒往日之憂娛往日之哀者今夕不可少待之大故也陰森之氣直湧紙上慘不可讀

右五段汨羅自沈之時景總收上文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

抱情獨無正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

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

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

今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浩浩廣大汨汨羅汨水乃沅湘之分流也無正與并日夜無正之正意同伯樂善相馬者程謂較量才力錯置類法也言浩浩沅湘分為汨水道路幽遠今忽至此獨抱情懷誰正是非世既無如伯樂能相馬之人徒生何益但民生稟命於天壽夭窮通錯置各有運數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定心廣志則余復何所畏懼乎哀傷永歎人心溷濁無可謂者死不可讓捨生取義知所惡有甚於死者願勿愛此七尺之軀明告君子吾將以此言為法也

右六段獨立汨上自述之死靡他之素志以告後人也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此三問之絕筆，應在九章之末。文義最明，不待高明而後知也。

思美人兮，擘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

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

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累猶枚也，竚，久立，眙，直視，詒，遺也，陷滯不發，以陷
澤為喻，申重，今日已暮，明日復具，荒積也，言擘涕
直視，媒絕路阻，言不可結，煩冤陷滯，中情莫達，思
美人之懷如此，欲因雲致辭，則雲師不聽，欲因鳥
致詞，鳥飛速而又高，難可
當值，承媒絕路阻而言也。

右一段直敘思君之切如此。

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

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

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

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

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遂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

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

玄鳥致詒，事見天問。馮，憤懣，歷年離愍，遷之漢北
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車覆馬顛，喻見疏遠遷也。
異路人所不由，已獨由者，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
操之執轡也。遷，猶進，遂次，猶遂次，假，借，須，待也。嶓

冢山名漢水所出，纁淺絳色，日將入時，纁且黃，為期猶言至死方休也。高辛有玄鳥，意外之奇遇，我則無此，承上歸鳥難當來，言我雖無此奇遇，終不能變易其初心，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眾人，乃更駕駿馬，善御者執轡從容而往，借日待時，指蟠塚之西隈，以日夕為期，終不因車覆馬顛而改轍也。

右二段思君而不能變節從俗，雖顛覆而不能改轍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擊大薄之芳茝兮，舉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

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儵徊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羗芳華白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羗居蔽而聞章。

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芳茝宿莽皆芳草也，既不及與古人同時，擊蹇芳草誰與玩此。篇，篇蓄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交佩，左右佩也。篇蓄雜菜，皆非芳草，繽紛繚轉，佩美，貌解猶知也。言彼但知篇薄雜菜，自以為佩之美，不知適佩之而遽已萎絕，離異矣。於是且復優游忘憂，以觀南人變態之惡狀，如蘭之委美，椒之專佞是也。埃，待也。竊自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不服更待，芳澤雜糅。

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遂郁郁遠聞，皆由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則章也。承上假日須時而言，開春娛憂，忽思古人，既不可見，今人又不堪觀，惟自己芳華莫掩，此中心之快也。然所謂快者，正痛極之反詞，忽而痛哭，古人忽而痛恨，今人忽而中心自快，正是寫思字奇妙處。右二段言已思君之心，終始不變，身雖遷謫，名聞益章也。

余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煒煒而

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非媒不應我之求，耻因介紹以為先容，而託以有憚也。畫計謀服習也，登高緣木，入下濡足，此固我身素所不習，然此不習者，是耶非耶，狐疑之甚，思欲廣遂向者三五之謀畫耶，前度未改，必不行也。思欲安命而罷耶，心未能化也。四句正寫狐疑，下三句志決矣。白日未暮，時尚可為，故決以死諫也。願字直貫三句，以思結。

右三段既不能求媒，又不能不思，兩端狐疑，終決之以死諫也。

右思美人

美人者懷王也，指潘塚之西隈，觀南人之變態。

潘塚在郢北，郢在漢南，此亦遷漢北時作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熙秘
 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時謂時之政治，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
 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烈，法度治國之
 典章，明則國興，背則國亡。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
 疑者，屬付嫉戲也。貞臣正固之臣，自謂也。日嫉所
 謂逸於得人也。雖國所秘之密事，皆載於
 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

右一段述往日懷王知遇之厚

心純，厯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

不清，激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

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賊

氣志而過之。

厯厚，泄漏謂不敢漏其密事，讒人謂上官大夫靳
 尚之徒，清激猶審察，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為憲
 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
 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
 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即此事也。
 虛空言惑誤疑而誤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
 無所憚矣。忠與讒弗參互而考其實，溷濁清澄之
 反賊氣與僑吾美好意同過之，猶所謂督過之也。
 遠遷弗思以此。

右二段惜往日懷王之信讒不察，蔽晦而遠遷已

也。

何貞臣之得辜兮，被讟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由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靡君之不昭。周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靡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讟，衆怨謗。人道其惡，誠信質性純厚。光景，光華外著。備，先具以待用。書有備無患，猶言已辦一死也。無度，弗察。上無檢押以知下。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數幽，藪澤之幽暗。恬安也。言無罪見尤，自慚誠信外著。至今日身處幽隱，已自有備。我忍死沈流，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讟人靡君。

之罪，遂不昭著耳。此所以忍死而有言也。人君不察芳草宜殖於階庭，而反使在藪澤幽暗之處，何以自明。惟有安於死亡，不肯苟生而已。獨是靡蔽之奸人在側，即有貞臣無由使矣。

右三段言已今日放流不足惜，惜頃襄之弗察，不能再用貞臣，難立國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厨。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由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編素而哭之。由

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秦
 繆公夫人勝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
 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
 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伊呂審戚見騷經天問味
 譬之食物咀嚼而審其美惡也子胥事見涉江介
 子名推文君晉文公當為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
 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
 及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樹
 公寤而求之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
 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禁民樵
 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優游
 言其德之大也親身切於已身謂割股也編素白
 也綴繒也

右四段引古之能用貞臣不能用貞臣者與報貞
 臣者以惜君之弗察也言外有他日思我已晚之

意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列之何
 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靡兮
 使讒諛而日得愛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
 妬佳冶之芬芳兮婁母姣而自好拜雖有西施之美容
 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債得罪過之不意懈
 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待得志微霜降而芳草歿倒句前世謂往日懷王
 時若杜若治妖冶女態婁母黃帝妻貌甚醜姣妖

媚西施越之美女勾踐得之以獻吳王白明自明
其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情寃情實與寃在猶
言曲直也列星錯置
言其光輝而明白也

右五段惜往日之忠佞不分最易察而不能察為
時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蔡駑馬而馳騁今無轡銜而自載濟乘汜汭以下流兮

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

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祭不畢辭以赴淵兮惜

靡君之不識志

轡馬韁銜馬勒載乘也汜汭編竹不以度水者既
無騏驥而乘駑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必

墜於陸既無舟航而乘汜汭又無維楫與舟人而
自為備禦必沈於水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為治者
與此無以異也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為臣僕
故曰禍殃有平也設若不盡其辭而憫然以
死則上官斬尚之徒靡
君之罪誰當記之也

右六段背法度則國亡身虜不死何待猶冀君之

感悟於萬一也應轉首節明法度以題中惜字結

通篇

右惜往日

此將沈汨羅時所作也合懷襄兩朝敘遷放無
辜讒諛得志貞臣枉死歷引古事言易察而不

能察結歸廢法度，應到首段，知國之必忘，故忍死以記讒諛之害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

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后皇，后土嘉美服。荒服，言后皇有美樹。橘來生此荒服也。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受命不遷，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受命獨生南國，故其根深固不遷者，以其壹志釋不遷之故也。橘葉青華白，紛然盛而可喜悅也。

右一段頌橘之性情也。

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

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曾，重疊剌利圓果。橘之實搏與團同。青未熟時黃已熟時，先後雜糅，文章爛然，精色外色精明，內白內懷潔白，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修理姱美盛而宜修，故有美而無惡也。

右二段頌橘之形狀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而已、具不遷之志、不待結實之後而始然、豈不可喜好乎、謂人好餐其美實也、人好橘之實、人有求於橘、橘何求於人、唐詩云、花木有本心、何勞美人折、即此意、蘇按本草註舒暢、橫、縱、橫、言獨立無求、舉世之人、食其實而舒暢也、圓者易流、此圓果雖縱橫枝上而終不隨流也、橘心閉皮中、故無過失、橘熟則黃、秉中央之德、故可參天地、歲寒諸樹并謝、惟橘不凋、故願於歲寒并謝之時、而長與為友、淑善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按字書、草木刺人為梗、橘有刺而不妄刺人、故云有理、年歲雖少、雖無松柏之壽、而歲寒不凋、可為師長、非但可友而已、高潔之行、可比伯夷、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四句總結

右三段頌橘之才德功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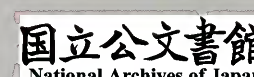
右橘頌

通篇皆自喻也、句句頌橘、句句非誦橘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回風、旋轉之風、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為之倡也、回風能搖蕙、不能搖彭咸、思、不、時變、故可搖彭咸之思、不變、故不可搖、良以情不、蓋而非虛偽也、右一段言回風不能搖彭咸之思、有可法之實也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



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貶。疏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徇祥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

直若草葺，整治茶苦菜，養甘菜也。言秋冬尚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枯不芳，魚整治其鱗，以自別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茶薺甘苦不能同生，蘭芷惟處幽僻而自芳矣。回風之能變物，隕性如此。而中有不變者存焉。佳人自謂都美，更歷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自貶謂已得續其官職，扣羊浮遊之貌，微志與浮雲齊高也。佳人之志不變，故感而賦詩以明之也。

右二段賦詩自明之由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

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紉思心以為纒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紆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獨懷芳椒不眠至曙，永夜哀思也。寤而於邑不止，盡日哀思也。紉戾纒已見騷經，編結膺胸謂絡胸者也。光謂日光仍因就之意，折若木以蔽之，欲自晦而隨回風也。髣髴謂形以蓋指國事而言，紆裳際目雖不見，心不能忘，故自抑其志，惘惘隨風而去也。

右三段明思無晝夜乃隨風而去也。

歲習習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頹蘄槁而節離、
 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
 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集孤子嗟而
 技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
 所聞、完聊愁本通韻聊可
讀留愁亦可讀搖
時謂衰老之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此合聊
賴幼而無父曰孤放棄逐隱痛昭昭明也言草枯
芳歇歲月易邁老將至矣與其生而愁苦不如死
而不思孤子放子莫不皆然平日所聞彭咸之事
昭然可見矣
 右四段明所聞彭咸之事不能更待也惘惘而行

之下即當接登巒一段却插此段者不惟嫌其文
 情太直又見彭咸之思定之有素不待徧歷諸處
 而後定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
 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君戚戚而不可
 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改穆眇眇之無垠
 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
 為、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
 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

之所居

山小而銳曰巒，眇眇遠，默默黑也。景響無應，省想聞見所不能接，寂寞之極也。繚轉自締，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也。儀匹或曰：儀猶像也。言已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為像，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物有純而不可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為，如言疾不可為之意，邈遠縹微細紆，紫翻疾飛，冥冥遠去，流猶隨也。漫漫綿綿無可托身，悄悄冥冥，有愁無娛，乃隨風波而託彭咸之所居也。

右五段明至寂之境，不免愁思，何如凌波隨風而從彭咸之所居乎？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兒之標顛。據青冥而據虹兮，

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

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激霧兮，隱

汶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

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

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涌涌

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峭峻標杪顛頂據舒捫撫湛厚漱蕩口也雰雰分散貌風穴風從地出之孔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嬋媛已見前悲感流連之意馮據如馮軾之馮激霧去其昏亂之氣隱依如隱几之隱清江去其濁穢之流也攸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磕磕水石聲洶洶風水聲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漂翻翻

三句亦皆言其反覆不定之意張施弓弦也弛弓
解也此潮汐之起落也隨風而行上極於天下極
於地惟見波浪洶洶茫無經絕上下左右惟
伴潮汐之信期而已與已託彭咸之居同也

右六段致身無地惟與潮汐相伴而已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

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

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

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慙慙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

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

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炎氣火氣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鬱
而為煙煙所著又凝而為液潮海水以月加子午
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汐夕曰汝觀窺悲聽
承上伴信期而言內有無限愁思懷王二十五年
入秦與昭王盟於黃棘後為秦欺客死於秦今項
襄又迎婦於秦是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調度見
蚤經著立適主也慙慙憂懼貌子胥事見前篇適
使安也莊子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
任負也文選江賦注云任石即懷沙也言正觀聽
時忽思吾楚不能自強惟借此迅速之光景往來
於秦蹈黃棘枉策之前轍歲月如流時不再來以
如此之日月而皆虛度也我之所以不去者不為
介子之復國則為伯夷之首陽其如往者懷王如
此來者頃襄又如此復何所冀乎惟有從古之忠
臣重石自沈以遂
彭咸之思而已



右七段明兩世枉策不得不以彭咸為法也
右悲回風

題是悲回風、心是思楚國、故以思起、以思結、中段又用數思字、又三用彭咸字、其意可知、雖有隨風流風息風穴諸句、不過借以發論而已、其用大波潮汐等句、乃正意也、

九章非一時作也、惜誦作於懷王既疏、又進言得罪之後、思美人抽思、作於懷王置漢北時、篇中狂顧南行、是以造都為南行、觀南人之變態、是以期

臣為南人、有鳥自南來、集漢北、是已身在漢北也、然則懷王見疏、止遷漢北、未嘗放逐、此其證也、餘六篇方是頃襄放江南作也、初放時、道途經歷、作涉江、既至、後覩物興懷、作橘頌、秋風搖落、感時明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郢、則知楚之必亡、懷沙、則絕命辭也、九篇中、或地或時、或敘事、文最顯著、次第分明、舊本錯亂、予不敢輒改、古書姑記之、就正高明、

楚辭卷四

楚辭卷五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潼關 受業 楊鸞校

遠遊

遠遊寓言也。自沈汨羅即是遠遊。遠遊之樂，即
是自沈之樂。篇中時俗迫阨，鬱結誰語，愁悽增
悲。高陽既遠，免眾患，軒轅不可攀，嘉炎德，寂寞
無人，皆是自沈之恨。觀其全部，若身死之後，惟

恐有知恨無已者何長生之足樂乎茲兩寫水
遊又極寫水遊之樂明是寫自沈之樂如以余
言為不然仙道已成不以咸池承雲二女九韶
極寫仙宮之樂何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
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
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迫窘逼阨限本作阨塞輕舉輕身高舉質資性焉
何託憑依乘駕車沉濁昏暗汙穢不潔鬱結思慮

頽窳也耿耿猶做做不寐貌營營猶曰熒熒亦耿
耿之意勤勞苦也言甚悲時俗迫阨欲遠遊而無
因將何所憑駕而上浮乎遭逢濁穢無可告語不
忍長愁無思慮營營乃可長生魂營營至曙願遠
遊而不能也天地無盡人生勞苦只須臾耳往者
不及來者不聞鬱結誰語惟有長生可以脫此迫
阨此遠遊篇之所以作也言外見世之惠迪而未
盡吉從逆而未盡凶者吾須臾而死抱恨無涯如
得長生庶目睹來者之究竟
何如亦無恨也嗚呼遠矣
右一段所以遠遊之故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
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
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

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

逢思，思遠遊無因，平懷，懷登仙之道，怙恨，怙况，驚貌，荒忽無依據，流蕩無定，悽痛也。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清塵猶言清風，則法，延長也。傳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音義云，今尾上有傳說星是也，羨，念慕也。列仙傳，齊人韓終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

仙，穆穆美也，形浸遠，即上文與化去之義，言遠增悲，不得遠遊之門，不逐高靈，時去形衰，何益之有，惟當內省，以端所求，求其地之正氣，此長生之門也。虛靜則不思，恬惔則無為，則神不遽忽，形不枯槁，此即赤松之壽，故聞風願承遺則，亦德而登仙，其可貴可羨者，世真人身與化去而聲名日延，非虛聞也。韓眾之辰星，韓眾之得一，可奇者，形漸遠而離人羣，遠遊之得，一可羨操，求正氣，究是聖賢，以此事仙，有句難得，其人，有聲名，可見忠臣孝子，義士，烈士，雖是壽考，亦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鬚髮以蓬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



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
 耀靈晷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萎。聊
 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
 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髣髴能依私氣昏濁之氣，淑善郵過與尤同，猶言
 其淑善而絕尤，謂衆患時俗迫阨一切事也。耀靈
 日，畢閃光貌，言行之速，淪沉零落也。言求正氣者
 氣能變化則形能高舉，忽若鬼神明明往來天地
 間而依稀見之，不可端倪，超然淑善而絕尤，永久
 不返故都時俗迫阨不能加害我之所如，世莫能
 知其樂如此，但天時迅速恐一身將老，所學無成
 然高陽以遠致君三五之志無可法程，若不學
 可書

右三段正氣變化仙成免患，雖慮無成而高陽也。
 遠非學仙不可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
 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
 陽而含朝霞。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
 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
 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
 大無垠。元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
 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漫

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過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羸物不精修煉已久神明日清羸穢日除自已有可受教之地也南風曰凱風南巢舊說以為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肅通審究問白者王子之言受心受傳言傳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而汝一專孔甚也言春秋既不

可淹故居既不可留軒轅既不可攀援惟有從王喬娛戲而已遠遊之志已決於是順風南遊南巢一息乃見王子審問道要王子曰道可心授不可言傳無內無外其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彼將日臻自然壹氣之甚神者中夜自存虛以待之一念勿舉無為之先自然之境也庶類自成萬化自出此和德之門也朱晦翁云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王子之言止此

右四段先修受教之地後得受道之門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

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目兮九陽吸

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脫顏兮精

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灼兮神要眇以淫放

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仍因就羽人飛仙丹邱晝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之所在湯谷見天問九陽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日居上枝亦寓言耳日入為飛泉琬琰玉名頰美貌一曰斂容貌脫澤醇厚粹不雜質銷鑠所謂形解變化也灼灼柔弱貌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焉灼灼若處子要眇深遠貌淫縱也言聞王子至貴之言忽遠遊而行因飛仙留仙靈之宅湯谷

九陽朝濯夕晞飛泉琬琰吸液懷英容色潤澤
 精神專一形解變化遂微妙而無所不之也
 右五段聞王子之至道朝夕修鍊形神俱妙將無
 所不之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寥寞其無人仍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

載猶加營猶熒熒熒鬼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霞
 與遐通謂遠也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鬼常
 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鬼
 不死遂能登仙遠去有托乘而上征也
 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以此時昇仙而去也
 言外見如此嘉處竟無人可語舍之而仙也

命天閣其開闔兮排閭闔而望予平聲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闔

排推望予須我之來與騷經倚闔闔而望予者意
 不同豐隆雲師大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
 積陽為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星名清都列
 子以為帝之所居太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闔周禮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闔遊
 大儀天帝之居從此而臨北方

中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旗之透蛇怡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
 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斑
 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溶水盛服衡下夾轅兩馬駢衡外挽軻兩馬連轆
 句蹄驕騫馬行縱恣膠葛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
 斑駁文漫衍無極貌句芒木神月令東方甲乙其
 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
 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此從北方而過東方也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
 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
 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

太皓即太皞始結罔罟以收以漁制立庖厨天下
 號之為庖犧氏飛廉見騷經徑直也西方庚辛
 以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左傳曰
 金正曰蓐收此從東方右轉而過西方也

擘彗星目為旒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

遊驚霧之流波時曖隳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
 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
 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

彗星形如篲帚旒即旌守斗柄北斗之柄所為杓
 也麾旗屬叛繚隸分散之貌曖隳味暗曠日不明
 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武身有
 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
 形奔屬奔走相從也厲憑凌之意從西方且
 遊流波未遊北方先召其神相從蓋將遊也

右六段自南州上征而至天宮至東至西乃遊流
 波而稍息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橋內欣欣而自美兮

聊媮娛以淫樂涉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
 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
 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恣睢放肆担橋軒舉淫
 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邊
 旁謂兩膝直馳直過而不留往者去南疑而游方
 外之流波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
 九疑言求仙之意本欲忘歸受道得仙遊歷萬方
 升天乘雲役使百神忽望楚國思念故舊太息流
 涕乃抑志遠舉直過炎帝而去
 不遊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也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濶濔而自浮祝融戒而還衡兮

騰告鸞鳥迎處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
 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憑夷玄螭蟲象並出迕兮
 形繆虬而透蛇怡雌蜺便娟呂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
 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
 騫兮連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
 冰賓

沛流貌濶濔水盛貌方道易恒卦君子以立不易
 方註方猶道也流波之遊在王子所受之道外即
 意中之汨羅也戒諭告還衡回車也周禮有大咸
 堯樂又樂記云咸池備矣註黃帝所作樂名堯增
 修而用之咸皆池施言德無不施也呂氏春秋云
 承雲顓頊樂無終極無已時也二女娥皇女英御

待也九韶已見騷經湘靈湘水之神海若海神號
 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亦云馮夷得之以
 游大川又曰河伯也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
 也螺虬盤曲貌便始輕麗貌撓纒黃舉也博衍寬
 平之意焉何也以上皆言水中之樂也連遠絕垠
 夫之邊際寒門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迅疾也北
 方壬癸其帝顓瑀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
 之冰言將遊南疑忽覽道外涸養之流波乃戒祝
 融還車不遊遂自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迎處妃
 奏雅樂湘靈之瑟馮夷之舞水中諸物無不效順
 合奏之久其樂如此更欲何逝以徂
 徊乎流波之遊既遂乃至北方也
 右七段直過九疑極水遊之樂然後至北方而即
 還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

為予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
 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
 而無見兮聽恂恂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
 而為鄰

間維孝經緯曰天有六間北有四維黔羸天上造
 化神名或曰水神反顧者未遊北方回視而遠也
 六漠謂六合列缺天隙電照也列子云渤海之東
 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崢嶸深遠貌
 寥廓廣遠恂恂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
 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方歷北方之捷
 徑忽乘間維返顧乃召造化之神先道平路上下
 四方無見無聞至超無為與太初為鄰真可以後
 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甕盎之間千百蚊
 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

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三閭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

右八段仙道已成也文是仙道已成之樂意是汨羅自沈之樂也求仙而云悲時俗之迫阨則意不在仙可知其曰聲名日延是仙人惟有聲名而已然則忠臣孝子烈婦貞士即仙人矣故兩遊流波極寫遊流波之樂異日畢志汨羅至今與日月爭光其與往古所傳之白日飛升者果何如哉楚辭屢用東西南北文皆不同此篇寫從帝居臨北方却遊而去至東至西而遊流波又過南方而去極寫水遊之樂末寫北遊四句而已作法之變化如此

汨羅自沈之樂也求仙而云悲時俗之迫阨則意不在仙可知其曰聲名日延是仙人惟有聲名而已然則忠臣孝子烈婦貞士即仙人矣故兩遊流波極寫遊流波之樂異日畢志汨羅至今與日月爭光其與往古所傳之白日飛升者果何如哉楚辭屢用東西南北文皆不同此篇寫從帝居臨北方却遊而去至東至西而遊流波又過南方而去極寫水遊之樂末寫北遊四句而已作法之變化如此

汨羅自沈之樂也求仙而云悲時俗之迫阨則意不在仙可知其曰聲名日延是仙人惟有聲名而已然則忠臣孝子烈婦貞士即仙人矣故兩遊流波極寫遊流波之樂異日畢志汨羅至今與日月爭光其與往古所傳之白日飛升者果何如哉楚辭屢用東西南北文皆不同此篇寫從帝居臨北方却遊而去至東至西而遊流波又過南方而去極寫水遊之樂末寫北遊四句而已作法之變化如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楚辭卷六

卜居

受業武進劉綸校
三閭忠而見放彭咸自矢不疑何卜哉然默默
而已其誰知乎其誰語乎其鬼神乎此卜居之
所以作乎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
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
願因先生決之

右一段求卜之故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悵
 悵欸欸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
 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
 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保貞乎
 將呢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
 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
 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
 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
 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端正策著筮正之將以筮也龜龜底殼拂之將以
 卜也四字見曲禮悵欸誠實傾盡之貌朴質勞來
 來者勞之也鋤去穢助苗也游徧謁大人猶貴人
 呢訾以言求媚粟從米詭隨其從木者謹飭也非
 是斯辭也喔咿儒兒強語笑貌婦人蓋謂鄭袖突
 梯滑稽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絜謂韋束
 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之是以突
 梯滑稽而無所止也駒馬之未壯者鳧野鴨亢舉
 軛車轅前衡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鶩鴨也八將字
 八寧字只是邪正二字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
 也

右二段求卜正文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
 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

禪翼言輕薄黃鐘謂鐘之律中黃鐘者器極大而聲最闕瓦釜無聲之物雷鳴反擊之作聲如雷鳴也張自侈大左傳曰隨張必弃小國七句寫時俗如此吁嗟自嘆遭時不偶也若默然不言則世有
 何人知我乎此句作
 卜居篇之本懷也

右三段遭時不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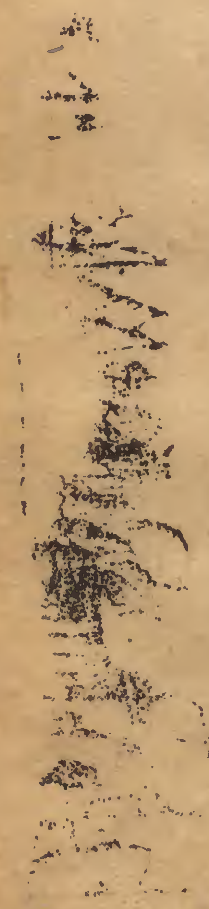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釋捨謝辭尺長於寸然為尺而不足則有短者矣寸短於尺然為寸而有餘則有長者矣物有所不

足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之類智有所不明堯舜知不徧物孔子不如農圃之類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贏縮之類是也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盜跖壽終牖下之類是也

右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此篇四段一段求卜之故二段應心煩意亂三段應竭知盡忠二句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知字起知字應知字結章法井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漁父

受業句容程泗校

漁父見舉世無可語之人也寧赴湘流聲情俱痛志決矣我與我周旋久聊語我耳太史公次懷沙於此篇之後有以夫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右一段敘既放之由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

何不澀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舖食，歡飲，糟醜，皆酒滓也。以水舂糟曰醜，醜薄酒也。言何不隨時浮沉而自取其放也。

右二段設為問詞，以起下文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右三段志不受污，寧死不回也。一篇正意。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

言。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

莞，微笑貌。枻，扣船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流。見禹貢。纓，冠系也。不復與，三問言與前舉世字相應，結不能與世推移也。

右四段見舉世無可言者也。通篇之意，言我非不知與世推移，可以苟生，但志不受污，寧葬江魚腹中耳。

通篇四段，前兩段兩何故字，兩皆字，兩獨字，兩何不字，作呼應；後兩段兩必字，兩安能字，兩去字，作

呼應章法井然，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後遂無完人。三閭若豫知後世之鄙夫迂儒，必有過論者。嗟乎！漢唐後論人嚴於仲尼，吾不知其自視居何等也。

楚辭卷六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 曾孫來泰錄

韓城 受業 薛澍校

九辯 此篇應在末卷，仍錄於此，存古也。

太史公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詞而賦，見稱。皆祖屈子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今讀玉所作九辯，閱其師忠而見放，然三閭煥若神明矣。此亦清則寒潭千尺，峻則天外三峰。

九辯之後豈復有九辯哉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悲哉一讀秋之為氣至變衰一讀言秋者一歲之陰氣草木零落百物凋悴忠臣志士遭讒放逐者感事興懷尤切悲歎也蕭瑟寒涼之意慄慄猶悽愴也若在遠行羈旅之中而登高望遠臨流歎逝以送將歸之人因離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若在者非真在也言秋之悽愴如此之可悲也二字直貫下句

一段秋氣可悲如此

澹寥兮天高而氣清當作宋廖兮收潦而水清悒悒

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悵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廩

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

兮而私自憐澄字書水靜而清謝靈運詩秋水共澄鮮斷未有連句重韵埋

次寥曠蕩空虛也或曰蕭條無雲貌清無垢穢寂無人聲寥空虛收潦水清川入夏濁至秋而清悒悽悲痛貌欷泣歎貌薄寒秋氣微寒中傷也如中酒之中愴悵悵恨皆失意貌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廩不平廓落空寂惆悵悲哀也天水澄清而悒悒增歎者乃薄寒之中人也別離失職羈旅獨處而惆悵自憐其悲何如

二段言秋氣悲人如此天高二句秋也中人以下悲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靡靡而南遊兮，鷓鴣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亶亶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翩翩飛貌。靡靡雁鳴。雁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避寒也。鷓鴣似鶴，黃白色，啁哳聲繁細貌。申致猶至旦也。亶亶進貌。過中謂漸衰暮。蹇語詞。燕既辭歸，蟬亦無聲。鴻雁南遊，鷓鴣悲鳴，物之悲秋如此。吾於時獨申旦不寐，聞蟋蟀而生哀者，常衰暮而無成也。

右一合寫，然通章皆題前虛寫也。首句以悲秋起，下分應之一段合寫，二段分寫。

三段又合寫，然通章皆題前虛寫也。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

廓空有美一人，謂三閭。解來遠客，放江南薄止也。一段悲其師之見放也。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愴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

此君字指楚王而言。食事，食與事也。揭去也。思君之專，至不可化。蓄積而至忘食事，願一見申意而

君心垂離故車駕復歸者因隔絕而傷悲也

二段美人思君而不得見也

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

中替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怳怳兮諒直

軫車軾下縱橫木軾所憑以為敬者怳怳心急貌太息涕下慷慨之極終不得見中懷迷亂其怳怳者諒直之心私自憐惜無有窮時也亦是倒句

三段美人悲痛無已也宋玉追述其願思君之心

也

右二

此章首節即出三閭緊接上章言放逐之後不

得再見心存諒直無已時也單寫悲字

望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

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

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廩秋秋氣廩然而寒也奄忽也遽也離披分散貌梧桐楸梓皆早凋襲入藹繁茂余宋玉為三閭之自余也凡言余及我者皆放此萎草木枯約窮梧楸喻三閭之放去白日二句喻將死也四時平分而秋獨堪悲者百草萎露梧楸離披物之悲也去白日而入長夜離芳藹而即萎約人之悲也一段遭時堪悲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歆祭而沈臧。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拏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薊櫛慘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擊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

戒白露喻遠遷嚴霜喻見放中重也恢台廣大貌歆陷祭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而沈藏也菸邑傷壞煩拏擾亂淫溢積漸罷毀也乏也萎枯死薊木枝疎也櫛慘樹長貌瘵血敗惟思紛糅衆雜擘持騑馬下節按節適迫盡將長也承上梧楸而言白露嚴霜秋殺冬藏枝葉顏色萎黃銷鑠

惟其紛糅如此是將死矣使死而有益失時有當矣今死而無益失時而無當矣喻已之死而無益於國也故逍遙相佯可以不死忽念歲忽道盡恐余生亦有限也

二段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也

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狂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狂攘狂遽貌澹容與徐步倚立盪搖動貌方猶端印望也余生不辰所憂多方一死不足以盡之生不逢時獨倚西堂聽蟋蟀之鳴而憂心多方是以印月步星永夜不寐也

三段自悼生不逢時憂心不寐秋夜獨倚也

右三

首段以四時起秋、次段以木之搖落感已之歲、月暗含秋字、三段以秋夜徙倚明點秋字結通、此章合寫悲秋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眾芳、木離散此入神以歌也

魯重敷布旖旎盛貌、都大房北堂詩所謂背蓋古、人植花草之處也、初不料蕙之無實飄揚而竟至此、蕙而竟不然也

一段歎君恩之不終也

閔竒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憫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

竒思謂忠信通感通、惜忠信不能感君也、有明有以自明、重深念生離、遷放願一見自明、再放逐而無怨也、倒句三閔多此法、一曰無怨、無罪也、言無罪而再放逐也、亦通

二段自歎其不能感通君心也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闕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漑、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書云鬱陶乎予心，天子有九門，謂闕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狷犬爭吠，聲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淫溢，喻濫恩言非不思君，而九重深遠，猛犬吠而關梁閉，不得至也。然秋霖淫溢，何時得乾，天恩之濫如此而我獨不蒙其澤，故仰浮雲而長歎也。

右四

蕙華飄揚比中暗含秋字中間單寫悲字末段

方明點秋字結然而主韻令中結連而前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今

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

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跳而遠去，鳧雁皆喙夫梁藻

兮，鳳愈飄翔而高舉。

昔繩改錯而曰工巧者，反詞。執轡者非善御之人，騏驥今有而王良今無也。喙，喋鳥雁食貌。梁，米名。藻，水草。言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翔高舉，言賢者。遜世，竄山谷也。

一段有賢而不能用人也。登樓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衆鳥皆有所

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

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銜枚所以止言者，枚狀如箸，橫銜之，兩頭有縵結於項後，渥，厚洽，澤也。太公事見前篇。今日難入，昔

日渥洽安知他日不匹合乎但恐已無太公之壽不能待他日之匹合也

二段恐余壽弗將難冀其復用也

謂騏驥兮安歸一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今世衰今

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

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安歸安棲即上文遠去高舉之意相者謂相馬者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即舉肥之意古俗已衰故騏驥將安歸而鳳凰將安棲相者舉肥故騏伏而鳳飛夫鳥獸猶知懷德何獨言賢士之不處乎

三段言有德則異物可懷無德則同類莫致賢士

豈不及鳥獸乎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餽而妄食君奔遠而

不察兮雖願忠其馬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

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服駕車絕端謂絕其端緒伏匿高飛驥不求服鳳不妄食言既放賢士而欲求忠臣安可得乎如是則當伏匿高飛矣而我之所以不絕端者不敢忘初之厚德也故至於悲愁而無極耳

四段終不敢忘初德而遠去也

右五 此章雖單寫悲字而中間太公九十却承三章

余壽弗將來亦是暗承秋意也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委其弗濟霰雪零糝其增

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

壅草同死

晉語二帝用師以相濟也註濟當讀為擠字書滅也泊止莽莽草盛將至謂將死與壅草同也霜露

下而霰雪加喻衰亂之愈甚也尚待不至滅絕而免與草莽

不同盡也其言其意而欲令辭不

一段言楚之衰亂已極已不能獨生也

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

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

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

今恐時世之不固固當作同

厭按皆抑止之意言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故自抑而止也學誦九章有惜誦誦言也當謂學其

言也褊急也狹也從容宛轉委曲之意申包胥楚大夫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吳見申包胥謂曰我

必亡郢申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奔吳為吳王闔閭臣與兵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是申

包胥乃之秦請救兵鶴立於秦庭啼呼悲泣七日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為發兵救

楚昭王復國言願不待价紹而遊君之所則路已壅絕無由而通欲循正道平行又不知何所從入

故迷惑自抑止而但學其誦言著書明志也然性甚愚淺信未通達從容之道已雖能為包胥之事

但恐時世不同耳

二段言楚亡而已不能如古人之能存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槩而改鑿造獨耿介而不隨兮

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勞

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告

時俗工巧反言見意也文最明

三段不能隨時俗而慕先聖之守高也

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

兮願託志乎素餐孫寒克偃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

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飡飡餐三字同

媮即偷也詩人言不素餐兮見伐檀篇素空餐食謂無功德而空食其祿也克偃記作克訓注謂喜

失節貌御止陽春喻治世反應悲秋也言衣食固欲其溫飽但不可以非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寧

不素餐無衣裘而饑凍以死而不得再見陽春也

四段言困阨而死不能再見陽春知楚之必亡不能復興也

能復興也

右六

此章起句明點秋字中二段單寫悲字末段又以冬春夾寫秋字含而不露無法不備

靚秒秋之遙夜兮心繚悵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
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
儷偕、

靚與靜同、秒末、繚、繖、繞、悵、悲、結、連、遠、遞、更、易、陰、陽、
即、春、秋、儷、偶、也、不、可、偶、而、與、之、偕、言、已、不、能、與、四、
時、并、
去、也、

一段、遙夜自哀、四時易逝而已、不易逝也、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
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奔兮、然悵悵而無
冀、中惓惓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

晼、晚、景、暎、入、落、銷、鑠、滅、毀、謂、缺、也、弛、放、搖、動、冀、望、
也、日、月、道、盡、心、之、所、以、時、搖、時、悅、者、竊、有、冀、也、今、
已、無、冀、故、悽、
愴、而、增、歎、也、

二段、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而心無可冀為可哀也、

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嚬廓而無處事、尾疊疊而覲進兮、

蹇淹留而躊躇、

嚬、廓、空、也、無、可、共、處、之、人、也、疊、疊、不、倦、意、易、繫、辭、
成、天、下、之、壘、壘、覲、幸、希、望、也、言、老、無、可、處、之、人、而、
躊、躇、不、已、也、

三段、總結上二段之日月易邁、痛楚國更無一人也、

一段合寫悲秋、二段先寫秋、後寫悲、三段合寫

悲秋結

何汜濫之浮雲兮、標焱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
然露晞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
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黜黜而汗之、媚

焱速疾貌、露雲覆日、晞陰風、料量、黜黜垢汗沾辱也、昭昭之忠、露晞莫達、猶浮雲之蔽月、盡忠而被君之汗辱、猶浮雲之蒙日也、

一段上下俱為浮雲蒙蔽、而忠臣所以不用也、

堯舜之抗行兮、義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義被

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黯而有瑕、何

况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瞭明、險巇、危險、黯黯、雲黑、黯黯、日月使有瑕也、膠加、戾也、言聖如堯舜、尚被惡名、何况於我、天下至然、何况一國哉、

二段承上段而言、上下之蒙蔽、不足怪也、

被荷裊之晏晏兮、披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
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淪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
衆踳蹀而口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

今恐田野而蕪穢事懸懸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
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

荷芙蓉裊裊祇裊晏晏盛貌帶佩借為用意潢洋浩蕩不著人也驕美自矜其美伐武自誇其武負恃左右侍臣耿介亦剛勇之意愠怒倫慙也踐蹠行貌農夫輟耕而容與言不恤國政而嬉遊也綿綿不絕多私狗己意任女謁聽讒言之類雷同雷聲相似自同無異也以荷為裊有美名而無實用人君矜能自用恃左右之剛勇憎忠直愠倫之修美而好夫人虛假之慷慨猶言惡苦口直諫之良藥而好諂媚也於是讒諂日進忠臣愈踈不恤國政譬農夫之輟耕田野蕪穢而又懸懸多私吾竊悼後此危敗之無救而世方雷同是以毀譽不核而聰明靡蔽國事膠加也

三段小人之假忠信人君之自矜不察也

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

羗儵忽而難當卒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修飾窺鏡謂修德行政而聽人言考往事以自鑑也尚可竄藏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也寄言欲附此言以諫其君而流星去速既不可值則卒為靡蔽而不可解矣

四段欲諫而不可得也

右八

一段比賦相間各以四句二段八句中以此間二句三段比起二句賦六句比二句賦四句末段皆賦錯綜變化之甚亦是單寫悲字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
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舉任用稷契禹益高枕安卧而國治怵惕畏懼強策喻威刑瀏瀏如水之流重介兩重甲也言所任得人無怨於天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

一段言治國在任賢不在甲兵城郭也

遭翼翼而無終兮怵惛惛而愁約要生天地之若過兮
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虎
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愁而自苦

遭行不進約窮約生天地謂人生天地之間若過言如行所經歷不久留也古詩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恂愁愚也言連遭愁約時百年且暮已不能立功而尚欲布名天下徒愚昧自苦耳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

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

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

惟著意而得之篤紛饨饨之願忠兮妬被離而工郭之慮

音錄忠郭通韻

此兩句一韻也功名且無論洋洋無極尚不知稅駕何方本國之人尚不能用豈能求之他國乎二句收上二句起

下、竇威見前篇、著意猶言著乎心、言存於心而不釋也、桓公惟心常在於求賢、故聞竇威之歌而知其非常人也、

三、段不能求之他國、而本國之人、已被妬郭也、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

搏搏兮、騫諸神之湛湛、冲騭白霓之習習兮、

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茈茈兮、右蒼龍之躍躍、

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

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藥之從從、

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

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既為讒妬所鄙、故願乞身而去也、精氣謂日月搏與團回、湛湛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茈飛揚之貌、躍躍行貌、闐闐鼓聲、衙衙亦行貌、輕輦車之輕而有窗者、招蒐注云、軒輶皆輕車名、鏘鏘從從皆鸞聲、委蛇盤紆容容、布列前後也、輜輶車前衣車後者、以上極寫放志雲中之適也、推按也、按詩大雅、早既太甚、則不可推、疏、推是遠離之辭、臧、潛匿之意、說文、恙、憂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願乞身而去、載日月、騭虹霓、逐諸神、周羣靈、朱雀蒼龍、雷師飛廉、左右奔走、放志雲遊、其適如此、遂遠離潛臧、但我專一於君、心不可化、若以皇天之靈、得及吾君、無恙之時、而復還焉、是吾之深願也、

四、段願乞身遠去、而終不忘君也、言外欲早死於

楚君無恙之先也

若九

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已志之不申，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籲天以正其君也。按禮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字書云：微，辯諷諭也。辯與辨同。九篇中悲秋二字，或分合長短，比賦兼陳，而藕斷絲聯，深得諷諭之旨，亦可謂善述其志者矣。

楚辭卷七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 曾孫來泰錄

江西 受業管之棠校

招魂

招魂者，三閭之所作也。魂魄離散，自招於生前也。太史公傳贊讀招魂，悲其志。此篇首帝曰：我欲輔之，助成其志也。篇中欲召還而興楚國，自喻其志也。若乃痛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雖寫

楚辭

卷七 招魂

篇末又隱躍言外有懷莫展生何如死究未明
出志字幽愁隱痛水霧烟霏嗚呼子長可謂善
讀矣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
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
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
陽對曰掌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
不能復用巫陽焉

朕我幼少自幼清廉不污言其性然也服行沫與
昧同牽引蕪穢不清潔盛德即上廉潔義上君考

察無所考蔽於讒佞也離遭殃禍愁苦遷放帝天
帝女曰巫陽其名也人謂三閭掌夢上帝者為上
帝掌生死者謝涓落謂死也與莊子孔子其謝之
已義同言我自少清廉不污行義不沫雖主此盛
德而為世俗牽引蒙以蕪穢之名上無所考遂長
遭殃禍而愁苦至於魂離散上帝憫之乃告巫
陽曰有賢人在下我欲輔助之使得行其素志然
其魂魄離散身將顛沛汝其筮問所在求而與之
使反其身也巫陽對曰死而招魂掌夢者之事今
其人未死而生招焉則帝命不可從也如必筮
其所在而生招以與之則恐其既死
之後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

一段自明其為生招也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舍
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些娑
去聲

恒常幹體，此說文云語詞，乃楚人舊俗，舍置祥善也。總提四方，下歷詆其不善而盛稱楚國之樂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不可以託些。

託寄八尺曰仞，索求鑠銷，彼謂其處居人釋解，習服也。東方不可居，文自明。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綦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雕畫題額，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南方人常食羸蚌，得人之肉，則用以祭神，復以其骨為醬而食之。

今湖南北有殺人祭鬼者，即其遺俗。蝮大蛇，虺亦蛇，九首一身九頭。儵忽疾急貌。說已見天問。淫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奔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螿若象，玄蠶若壺些。五穀不生，藁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彿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白遺賊些。

流沙已見騷經。靡碎曠宇，無人之土。螿蚘蟪蛄，壺乾瓠，藁叢生，菅茅屬高者。至文餘，可以食牛，倚依也。西方之土，廣大遙遠，無所臻極，雖欲彷彿求所依止，不可得也。自遺賊，自予賊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言北方常寒，其水重累，峨峨如山，飛雪千里，無地可居也。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

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僦僦些。懸人以娒，

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

忘身些。

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下人有欲上者，則齧殺之也。又有丈夫一身九頭，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數也。從豎僦僦，衆貌。投適，瞑合也。死而不安，則曰不合。言投人已訖，致其所受之命於天帝。

然後乃得合目而安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觶觶些。

敦脈血拇，逐人駉駉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

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土之侯伯，約屈，觶觶，利角貌。其身九屈，有角觸害人。也。敦，厚。脈背，拇手大指。駉駉，走貌。參，三。甘美，言此物食人以為甘美也。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

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修門，郢城門。已見九章。工巧，男巫曰祝，背倍也。倍，行以鄉魂先行以導之也。篝，落。又曰籠也。可熏衣。

縷綫綿纏絡縛也秦齊鄭蓋其國工善為此招具
即謂此上三物禮所謂上服該亦備也嘯呼即所
謂舉也

二段言上下四方皆不如故居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
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
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

天地二句總收上文賊害姦惡即上所言虎豹等
也像蓋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也四
句結上起下邃深檻楯從曰檻橫曰楯軒樓版層
累皆重也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又曰凡室無

室曰榭臨高山言其高出於山上而下臨其山也
網戶者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日使如羅網之狀
即漢所謂梁魚而程泰之以為今之亮隔是也朱
綴者以未丹飾其交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
屬也突深隱暗處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厦大屋謂
溫室也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流源
為川注谿為谷徑過復反也言所居之舍激導川
水往過園庭回通反覆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
謂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汜猶汎汎搖
動貌崇高也西南隅謂之奧朱塵朱塗承塵筵竹
席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言風自蘭蕙之間經由堂
中以入於奧與塵筵之間也以故居之堂宇高邃
華煥招之也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
弱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砥礪石、穀梁云、天子之桷、斷之礪之、加密石焉、注云、以細石磨之、翹鳥尾長毛、挂縣、曲瓊玉鈎、翡翠羽雀、翠青羽雀、翦翦席、阿曲隅、拂薄、以翦席替壁之曲也、憐憐帳、纂組綬類、纂似組而赤、綺文續、編細繒、言憐帳皆用綺編、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為飾也、以故居之、砥室珠翠、錦綺之樂、招之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

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鬢不同制、實滿宮

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審其有意些、媵容

修態、緇洞房些、蛾眉曼睩、日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

聯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

金玉為珍、詭異為怪、二句收上文、言室中既有珍怪、又有美人也、蘭膏以蘭香煉膏、華容謂美人、二

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鳳、遞更也、意有厭倦、則使

更相代也、九侯、淑女、設言商九侯之女、入之紂而

不喜淫者也、迅眾、奔走疾速者眾也、鬢鬢、制法也、

盛飾理鬢、其制不同、皆來實充後宮也、態恣、此視

弥猶竟也、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弱顏、固持貌

柔弱而立、堅定也、審語辭、欲啓口而若難、甫領音

而有意、味也、媵、好貌、修長、緇竟、洞深也、曼長、而

細之貌、睩、目、疎、謹也、騰發、靡致、賦滑、遺視、切視、

脉也、方言、驢、瞳之子、謂之聯、注云、聯、邈也、離、

長、幕、大帳、間、閑暇也、以故居之、美色、眾多、溫柔、承奉、招之也、

翡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

檜、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

些、紫莖屏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輶既

些、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

翡翠已見上、紅赤白色、沙丹少、桷椽也、春秋刻桓宮桷、此蓋刻為龍蛇而彩畫之、屏風水葵、即苻菜生水中、莖紫色、文綠波、葵之文采、風起水動、即綠波而生、陂陁長陞、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從遊陂陁之中、軒曲、輶藩車、輶卧車、皆輕車也、低俛、此指車之方低而未昂、方輕而未軒、時也、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官屬從衛者、羅列而待發也、草木叢生曰薄、瓊木、嘉木之美名、蘭薄、當戶而種、又以嘉木為籬落、何遠為言、何以遠去為哉、以故居池塘遊賞之樂、中堂結構之美、招之也、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穉麥、挈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臄、臠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

肺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臠鳧、煎鴻鶴些、露鷄臠蠋、厲而不爽些、平聲粗糝蜜餌、有饑餒些、瑤漿靈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室家宗族、宗尊也、言君既歸來、則室家之衆皆來宗尊、當為設食、其方法多端也、稻、今秠粳、二米、粢、稷、亦名稌、穉、擇也、稻、處種麥、而擇取其先熟者、挈、糶、黃梁、香美、逾於諸梁、此數種之米、相雜為飯、大苦、鼓、鹹、監、酸、酢、辛、謂椒薑、甘、謂飴蜜、臠、筋頭、臠、若熟爛也、或曰、若謂杜若、用以煮肉、去腥而香、若苦之若、則訓及也、吳羹、吳人工作羹、肺、煮羔羊子、炮、合毛、裘物而燒也、柘、諸蔗、取諸蔗之汁、為漿飲也、鵠、鴻、鵠、酸、以酢漿烹之、為羹、臠、臠、少汁、鳧、野鴨、鴻、雁、鶴、鶴、露、鷄、露、棲之、鷄、有菜、曰羹、無菜

曰臠，蟪大龜之屬，厲列，爽敗，楚人名羹敗曰爽，拒
 救環餅，吳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以蜜和米麩煎
 熬作之，餌擣黍為之，方言謂之餠，餠餽餽錫，以藥熬
 米為之，亦謂之飴，此則其乾者，瓊漿漿色如玉者，
 靈見禮經，通作器，以疏布蓋尊也，勺挹酒器，實滿
 羽觴，飲酒之器，為生爵形，似有頭尾，羽翼也，言舉
 為覆，感乾釀，挾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
 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酌酒斗也，言羣魂歸反
 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以故居之
 宗族子孫敬禮飲
 食異味招之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敝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
 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嫫光眇視，目曾波些，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豔陸離些，二八齊

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損鳴鼓
 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呂些

肴骨體又蕪也，致滋味為羞，按猶一也，荷當作阿，
 涉江采菱，揚阿皆楚歌名，酡飲而赭色著面，嫫戲
 眇眇，曾重文謂綺繡細也，不奇奇也，鄭舞鄭國之
 舞，衽衣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竿也，撫案下
 者，以手舞案其節而徐行也，狂猶猛也，損急擊如
 梭擲之勢者也，或曰損當是慎之誤，激楚歌舞之
 名，即漢祖所謂楚歌楚舞也，此言狂會損鼓，震驚
 激楚，即大合眾樂，而為高張急節之奏也，吳蔡國
 名，歛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以故居
 美人歌舞之妙，鍾鼓之樂，招之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敝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
 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篳篥象碁，有六

篋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臯而牟、呼五白些、晉制
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簾、揆梓瑟些、

組綬、纓冠系、妖玩、妖好、可玩之物、結頭髻、激楚之
結、蓋歌舞此曲者之飾、秀先、秀異而先進於眾也、
篋、竹名、篋字從竹、篋箸、博雅云、投六箸、行六棊、故
謂六篋、言晏樂既畢、乃設六篋、以篋、篋作箸、象牙
為棊、曹偶、道亦迫、投箸行棊、轉相迫、使不得擇
行也、倍勝為牟、五白、篋齒、言已棊已臯、當成牟勝
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謂晉國工作篋、棊
著、比集、犀角、以為雕飾、費耗、費白日、言博者爭勝
耽著不已、耗損光陰也、鏗、撞、搖動、簾、懸鐘
格、揆、揲也、以故居之玩好博戲、招之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鏗錯些、結撰至思、
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些、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不廢、猶言不已、沈沈、涵、鏗、鏗、徐鉉曰、鏗中置燭、故
謂之鏗、華、謂其刻飾華好、錯、置、撰、述、假、大也、謂結
述其深至之情思、為詞以相樂、如蘭芳之甚大也、
賦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蓋人各傾倒盡極、而
同心、陳之也、先、故、舊事、陳、嬰、母曰、汝家先故未
曾貴、是也、以故居同心至思、娛樂無已、招之也、
三段招魂正文、巫陽之詞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葦蘋齊葉兮、白芷生路、
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
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
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

今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

來哀江南

尋

亂曰以下三閭自敘獻歲言歲始來進也汨去貌
菖蘋白芷並見上貫穿過廬江長薄皆地名左者
行出其右倚依沼池畦猶區瀛池中楚人名池澤
中曰瀛依已成之沼而復為瀛也遙望博平春日
南征道路遙望所見楚王夜獵也純黑為驪結連
四馬為駟懸火懸燈玄天顏容也言夜獵懸燈林
中其火延及燒於野澤上蒸玄天使天赤色也步
及驟處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誘蓋
為前導而馳騁以先誘獵眾若儀禮射儀之有誘
射也若順正馳騁者使順進獵事引車右轉以射
獸之左也夢澤名楚有雲夢澤方八九百里跨江
兩涯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

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憚懼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言王親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朱明日承續淹火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臯澤被覆徑路漸沒春深則草盛水生而路沒也日夜相承時不可止忽已春暮楓木名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目極千里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江南之地可哀如此不宜久留也江上極目惟有傷心日月不淹忽已春暮所見者惟有江水青楓魂歸江南亦止有哀傷而已
四及言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猶夜獵荒遊此三閭之所以目極而傷春心也
此篇入修門反故居喻楚王召還大用也豹飾之侍步騎之羅喻官屬侍衛以入朝也室家遂宗敬

而無妨，同姓之卿，君臣共樂也。女樂鐘鼓，喻賞與復楚國之功也。此帝曰我欲輔之意也。王叔師為宋玉所作，但有起結之神妙，與騷經筆墨無異。九辯具在，泮然冰釋矣。

楚辭卷八

汝州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 曾孫來泰錄

曲沃 受業裴允文校

大招

大招三閭痛懷王之文也。不曰祭者，非體也。篇

首無逃二字，已明點逃秦事實。後段用賢退不

肖立三公九卿尚三王，豈人臣事哉。有如此之

資而客死於秦，良可痛也。文甚平淡，意甚深微。

愈平淡愈深微，讀者愈難解而議論愈紛紛矣。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起只，冥凌決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

青東方春位，其色青，謝去言立冬謝去而青春受之也。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春氣和暖而後白日昭明也。只語已詞，遽猶兢也。言春氣奮發而萬物忽遽兢起而生出也。冥幽暗，凌冰凍，淡周洽也。言青帝用事，白日光明，萬物秉其春氣之發，皆欲滋茂而幽暗冰凍之地，無不周淡而流行。魂於此時甚無感動而逃亡也。按懷王亡走趙而被迫再入秦而病死，無逃二字，來歷甚明。一段春氣發生及時而招，祝其無遠去而歸來也。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北叶西，古樂府魚戲蓮葉北，此叶法，搃提四方，下分應之。

東有大海，溷水漉漉，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溷溷，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溷沒也。漉漉，水流貌。悠悠，螭龍行貌。皓膠，冰凍貌。皓然正白，錯膠戾也。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視聽，寂然無所見聞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鰐鮪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

蜒，長貌。說文曰：蜮，似鼈，三足，陸機曰：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謂含沙射影。孫思邈云：亦名射工，其虫無目而利耳，能聽聞人聲，便以口中毒射人。王虺，大蛇也。騫，舉頭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鋸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漭水大貌、洋洋無涯貌、縱直豎、鬢髮亂、鋸牙其牙如錯、諛強笑、言西方有神、其狀如此、能傷害人也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遶龍漦只、代冰不可涉、深不可

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遶龍山名、漦赤色、無草木貌、顥顥光貌、凝凝冰凍貌、盈北極言此水凍滿北極也

二段四方皆不可往、文自明

魂魄歸徠、間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

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徠、樂不可言

只

招魂言壽不忍其君之死也、歸楚總起、下分應之

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鷓鴣、

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仞伸臂一尋八尺、言積穀之多、設菰、菰梁、蔣實、一名雕菰、臠熟致、鹹酸、芳謂椒薑、內與肺同、肥也、鷓鴣似鳩而小、青白色、鵠有白鵠、黃鵠、豺似狗、人所同好、故曰嘗也

鮮鱻甘鷄、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蕪、

不沾薄只、魂兮歸來、恣所擇只、

生潔為鮮、鱻大龜、酪乳漿、醢肉醬、苦以膽和漿、世所謂膽和者也、苴蓴一名蓴、荷、本草云、葉似初生

甘蔗根似薑牙蓋切以為香也白蒿春生秋乃香
美可食蒿蕒葉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沾多汁薄
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醃酸燻蒿蕒為齏其味不醜
不薄適甘美也以上諸味有不盡好者故曰擇也

炙鴟烝鳧黏鶉鵲只煎鱖雁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

麗以先只

炙燔肉鴟鵂鶩黏燻鶉鴛鱖小魚雁肉羹遽急爽
清快也老子道德經五味令人口爽則遽爽者爽
快之味也麗類也此味之美者故曰先以食味自恣招之也

四酎并孰不翌嗑只清馨凍飲不歎殺只吳醴白蘘

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酎二重釀酒秦月令云春釀之孟夏始成漢亦以
春釀八月乃成此云四酎則是四重釀矣并俱翌

不滑嗑咽喉言不翌人之咽喉也馨香之遠聞者
凍猶寒也酒力醇厚不宜熱飲不歎殺謂不以飲
賤役之人再宿為醴蘘米麴瀝清酒也言使吳人
釀醴和白麴以作楚瀝也不遽惕無憂懼也以飲
之自恣招之也

三段以飲食招之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

趙簫倡只魂乎歸來定空桑只

代秦鄭衛當世之樂伏羲作瑟造駕辨之曲楚因
之作勞商皆古曲名徒歌曰謳揚阿即陽阿趙簫
趙國之簫以趙簫奏揚阿為先倡而謳以和之
也空桑琴瑟名見周禮琴瑟古樂故曰定也

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

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謨只、

武賦二句叶
下三句叶

接連、武迹、投合也、詩賦雅樂、闕睢鹿鳴之類、叩擊也、金曰鍾、石曰磬、亂理也、四上國、代秦鄭衛、爭致其氣、極聲音之變、謨、具也、

四段以音樂之美可以自恣招之也、

朱唇皓齒、嫋以嫋只、比德好間、習以都只、豐肉微骨、

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嫋、嫋好貌、比同也、眾女同德、美好間暇、習於禮節、容態都雅、豐肌和調、可舒展其心也、

嫋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

靜以安只、

嫋、眇、曼、長、而、輕、細、則、法、穉、幼、也、

嫋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

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

修、長、滂、浩、廣、大、佳、善、曾、重、倚、倚、規、圓、也、言、面、豐、滿、頰、肉、若、重、兩、耳、郭、碎、曲、肖、正、圓、綽、綽、約、若、鮮、卑、猶、言、美、若、胡、姬、也、魏、書、曰、鮮、卑、東、胡、別、保、鮮、卑、山、因、號、焉、移、去、也、言、可、以、忘、去、怨、思、也、

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

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

易、中、和、心、皆、敏、慧、之、意、芳、澤、芳、香、之、膏、澤、昔、夜、也、

青色直眉、美目嫋只、靨輔竒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

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青色謂眉也。媼美白貌。輔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嗚笑貌。便娟好貌。便猶安也。比德好問。易中和心。美人而有德性者。言外與鄭袖之專寵嫉妬。以敗國事者不同也。美人多至五節。其意可見。

五段以美人之自恣招之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櫺

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

沙丹沙壘猶堂。觀猶樓。雷屋宇。曲屋周閣。步櫺長砌也。上林賦作步櫺。李善云長廊也。擾畜馴養禽獸。步遊行遊也。

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蒨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

恣志慮只

假大也。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鬱叢生貌。彌竟也。

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鷓鴣羣晨雜鶯鷦只鴻鵠代遊

曼鸞鷦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鷓鴣鷦鷯。鷦鷯鷦鷯。晨旦鳴也。書曰鷓鴣無晨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長頸綠身似雁。鸞鳳凰之佐。故則見。故曰翔也。

六段以離宮園囿可以自恣招之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

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怡懌貌室家謂宗族盈庭滿朝廷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

孤寡存只魂乎歸來正始昆只

接徑通路也出若雲人民眾多其出如雲也三圭謂公侯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曰三圭重侯子男也聽類神者聽察精密如神明也篤厚天早死隱幽蔽也孤幼而無父者寡老而無夫者察天隱者而厚之則孤寡皆得其所矣昆後也正其始以及後人也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

善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罰當只

田野邑居也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畛田上道阜盛昌熾冒覆章明威武也言先以威武嚴民後

以文德撫之既善美而又光明也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

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尚賢士只

德譽配天言楚王修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又能理萬民之冤結也幽陵幽州交趾南夷其人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言魂急歸來楚方尚進賢士也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譏罷只直羸在位

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來國家為只

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羣吏致素蕞法令郡國上計也舉傑壓陞遙登俊傑使在高位以

壓階陛也、誅責而退之也、譏罷駕也、眾所譏誚疲軟不勝任之人也、直羸謂理直而才有餘者、近大禹之指魔也、國家為言如此則國家可為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來、尚三王只

雄雄赫赫、威勢盛也、天德配天之德、明、光明也、穆穆、和美貌、畢極、盡至也、諸侯立次三公、其班既絕、乃使九卿立其下也、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如言白質赤質之類、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言虎侯豹侯之類、上手、延登曰揖、暨手、退避為讓、致語以讓為辭、古者大射、燕射、鄉射之禮、將射者皆執弓挾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言欲其來歸而察幽隱、存孤寡、治田邑、阜人氏、禁苛暴、流德澤、舉賢能

退罷劣、公侯九卿、共行射禮、而尚三王之道也

七段皆帝王之政、以此招懷王、其心之悲痛為何如也

此篇招懷王之魂、歸楚國、行仁政、朝諸侯、有天下德美、備於宮闈、鳳凰翔於園囿、化楚國之家、為三王之世、有可為之資、竟客死於秦而不還也

王公世祿何敢之德竟容其衣裘而不置也
 辭美辭大宮闈風風限於闈園外禁園之寒
 山深野曠王之跡深矣國之文如時節其
 賦也
 卜筮者帝王之如以此辨別王其公之志
 惟其而尚三王之志也

屈原外傳曰聞昔嘗見於唐沈亞之撰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
 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
 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
 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
 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
 獨產白米如玉江陸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沅
 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
 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

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
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僭僞與古聖賢怪物
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
三日晚益憤懣披蓊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
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
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
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
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
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并蛟龍

所竊今有惠可以棟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
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糴並帶絲葉皆其遺
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珉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
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珉
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
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媭廟至今擣衣石尚存
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
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
魂鬱而未散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迹猶時彷彿

占斷於江潭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此乃直古辭也... 屈平之辭... 其辭之妙... 其辭之悲... 其辭之怨... 其辭之憤... 其辭之哀... 其辭之痛... 其辭之切... 其辭之真... 其辭之實... 其辭之誠... 其辭之信... 其辭之忠... 其辭之孝... 其辭之悌... 其辭之友... 其辭之愛... 其辭之敬... 其辭之禮... 其辭之義... 其辭之廉... 其辭之恥... 其辭之勇... 其辭之節... 其辭之廉... 其辭之恥... 其辭之勇... 其辭之節... 其辭之廉... 其辭之恥... 其辭之勇... 其辭之節...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聽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

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
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眾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敘上則秦漢而下則王莽之亂王莽逸

敘曰昔者孔子獻聖明喆天生不羣羣一作玉定經術刪

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

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言絕其

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

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

以明世八宗一作咸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

憤獨倚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

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

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

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

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舒

妙續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十

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

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

說又以壯為狀一作扶義多垂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

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
 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扶節為賢故有危言以
 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
 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
 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顛則不能扶
 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婉婉一作婉逡巡以避患
 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

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
 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班一作賈競於羣小之中
 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
 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
 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
 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
 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
 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
 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為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

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馳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一作多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丘宗一有孔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

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名

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敘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

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闕雖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正同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詞賦宗後

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

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

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入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吊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

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太者
 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
 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心無內兮其
 大無垠無滉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
 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
 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
 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
 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
 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

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污泥
 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
 時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
 屈子之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
 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
 見余故具論之

辨騷

劉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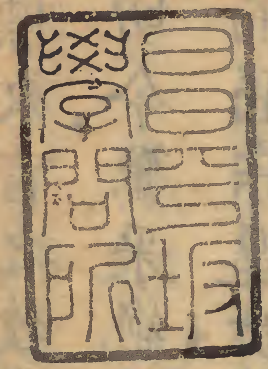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

翦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談、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浴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

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
 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鏘毫。煙一作雲



其之論事其效謂然則其
 知難矣此謂其自
 新文海賦也

